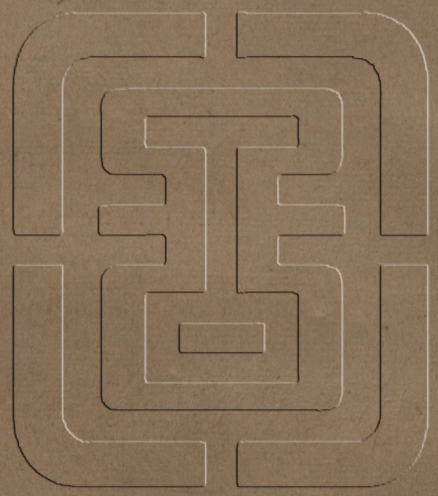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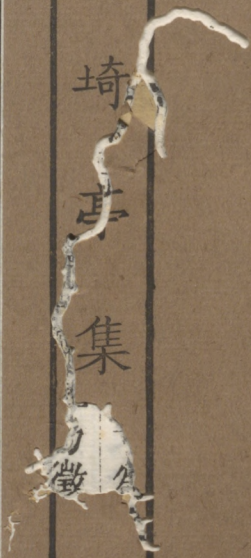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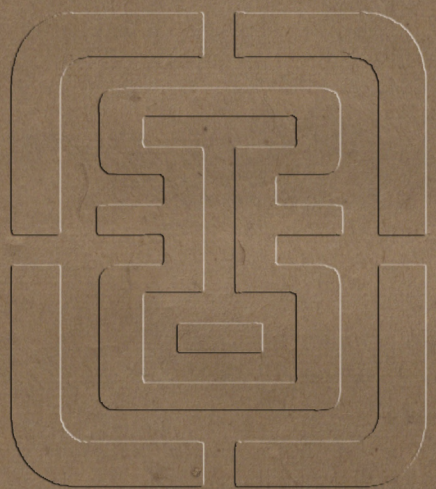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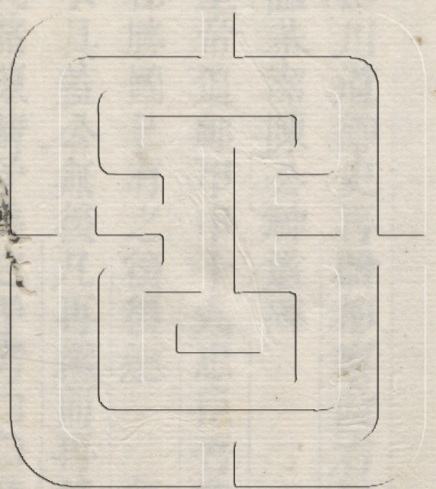


1770



鮎崎亭集
三





鮚埼亭集卷第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四川道御史再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今謚恭潔陳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追卹甲申十九忠臣吾鄞陳公其一也公
之卹典在勝國已有之後復邀 新朝之恩命而塏
道之文未具蓋公無後凡再繼而再絕以故遲之至今
乾隆改元諸陳請予爲之予考口口所作公傳口口略
而家傳又失之詎乃徵之高都御史所作志銘并林都

御史之集別爲十通以畀之按公諱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一字賓日宋文介公禾之後崇禎辛未進士釋褐雲南大理府推官滇中道遠而土瘠筮仕者多畏之及公謁選而銓司屬有大理一缺或曰盍少待之公曰擇地而仕非貞臣也慨然請行至則以法清浪穹民屯積逋之困蠲祿歲糧東晉湖爲趙州七村所仰給而漢邑亦資其啟閉常雨爭公立斗門一閘於湖蓄洩以均因豁湖中新增夏稅練兵禦寇六載以考最召對時思宗方講敬天之學諭一切章奏箋表不得褻用天字乃御筆爲之更名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川中公爲人木訥不妄

言笑每當廣座諸人論辨蜂起公獨嘿然其居官循分盡職不與時風衆勢相和於世間所謂黨部門戶流品之說不曉也時流寇鴟張天子倚督相楊嗣昌以平賊賜劍出征初亦負時望及大用後日以舛繆自其用熊文燦爲總制大壞國事不得已親出嗣昌故楚人不欲流賊塗炭鄉里思縱之入蜀而徐圖之而公以巡按甫至公之在朝也不甚知嗣昌心迹猶以前此人望謂其才爲可倚旣抵蜀亦不知其將以蜀爲壑躬閱關隘飭文武爲堵勦計初公奉勅專任城守以衛蜀王已而又

有監軍之命行間功罪無所不豫獨勦撫進止機宜聽

之撫鎮而撫鎮又受督相節制蜀撫邵捷春亦良吏顧
嗣昌不之喜欲誤其事而陷之公時時調兵食以佐捷
春賊遷延東去復自巴巫入楚嗣昌始終思撫賊公謂
捷春當仍調兵合東北二鎮以堵賊又言川中間道最
多宜防詭師又極言賊之不可撫捷春阨於嗣昌不能
盡行公言而賊果乘虛自巴霧渡開新公恐其薄成都
晝夜講求守禦之法賊偵知有備不復至嗣昌委開新
之過於捷春有詔逮問并奪公職令殺賊自贖公之受
事也嘗奏言督師實心辦賊其功可就識者知公朴誠
將爲嗣昌所賣至是而驗及秦兵報瀘州之捷斬首一

千三百餘嗣昌夸爲大捷而公覆按有瀘州殉難官民

無首一疏極言秦將之欺負

時取官民死事之首以爲賊首

乃知嗣昌

之誤國而賊已自蜀入楚襄王被害嗣昌聞報自裁天
子爲之旰食命公留蜀以任後事再踰年始代還以乞
假省親歸公之歸也同里林木行繭菴迎質之曰聞公
前此有獎武陵之疏然否公歎息曰良有之不知其方
寸一至此也大行笑曰公從西臺出獨不知其排黃石
齋殺盧九台陷楊機部害孫白谷引陳新甲熊文燦耶
前尚信之耶公謝曰是吾罪也蓋公之醇厚有如此者
返命補原官視太倉時國事已去京師在官者皆求南

下以避禍公瀕行獨呼畫師寫照而後發或問之曰此
妾身而去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甲申三月十九日城
陷作書二函一上太孺人一以與承祧子久樞賦絕命
詞示其客李芳泰公之少姬時氏燕人也時年十八已
有孕公欲使僕從護之南行不可欲遣歸其家不可請
先公死腕弱結纆不急公助之歎曰一婦人乃如此時
氏氣絕公乃自縊時年五十有六義僕周明以公柩及
時氏之柩歸鄞人相率焚香迎拜哭之南都贈太僕寺
卿諡恭愍江東加贈右副都御史諡忠貞

世祖章皇帝賜諡恭潔命有司致地七十畝以祀之董

戶部守論嘗曰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賓日不好名
其殺身所以獨真也至於公與嗣昌始末自少知人之
鑒此不足爲公諱顏魯公尚爲賀蘭進明所欺況他人
乎陳氏家傳乃謂公早草疏欲糾嗣昌或援石齋黃公
之禍以危公是以中止是則欲爲公回護知人之哲而
反誣公以見義不爲之懦夫以失察咎公是不知也如
家傳之言是無勇也不知之過如日月之食不久而更
此公所以終暴其瀘州之欺罔也無勇之過則持祿養
交以與於誤國之罪是小人之歸其以愛公而誣公不
亦愚乎又云公於嗣昌死後劾之遂追削其官爵按嗣

昌身後未嘗褫奪也諸公不審引入志乘可謂疎矣是不可以不辨公之墓在城南蔣監橋其祠在城北娑羅園乃又爲之銘曰

公之大節足感信公五百餘年魂夢早通失於武陵不害其忠粹然心迹天日照融彼諱之者適成愚蒙我銘公墓据實折衷

明直隸寧國知府玉塵錢公神道表

明萬歷中臨江知府錢公若賡在儀部以選妃事得罪神廟神廟欲得間殺之既出守會勘故御史劉公爲江陵所陷狀江西故撫臣坐是遣戍諸貴人之右江撫者怒乃以其嚴刑捕盜賊目爲酷吏峻其語上聞神宗大怒詔置之死三法司諸臣救之不能得臺省救之不能得臨江之士民連年赴闕救之者以千餘人卒不能得閣臣申文定公等心知其寃乃與理臣密議連年請緩決而以長繫徐爲之圖長繫三十七年終不得出萬歷四十七年己未臨江之少公敬忠成進士臨江三子皆

授經於獄中少公當臨江下獄時祇一歲至是不赴大對而歸作誓墓文挈家省其父獄中還京囚服籲寃於朝時熹宗新卽位未改元也其疏曰臣敬忠冒死言臣伏覩恩詔一欵內外現監應決重犯情罪有可矜疑准與辨明開豁欽此眞累世聖仁好生之德罪疑惟輕之至心臣父錢若賡歷官臨江知府臨江盜賊淵藪臣父刻意剪鋤刑罰不撓強項執法屢忤當事浸淫致撫按劾奏杖斃多命乞賜罷黜奉旨提問撫按初招以淹禁多囚擬杖爲民後以聖旨嚴責遂弔取監簿內病故囚犯槩作杖斃坐酷擬遣復奉嚴旨從重擬罪法司執稱

酷吏律止爲民增例充軍亦已從重或再加邊遠烟瘴此外更無律例可引止有懷挾私仇故禁平民致死律一條似可比擬若賡招內杖禁死者查未細開事犯必有無罪平民但揆之懷挾私仇之條又若有間臣等未敢輕擬取自上裁竟奉聖旨監候處決夫曰必有曰似可實憑空臆度之詞無何巡按御史朱鴻謨勘得招內監故犯人皆強竊盜賊竝無無罪平民且有在外病亾或已經發配或從未到官或當時省發不宜槩稱監故勘的在案則法司所謂必有無罪平民者非眞臆度姑爲雜引以完從重擬罪之嚴旨耳嗣後恤刑員外袁一

虬疏稱若賡情罪可原謂江西諸郡惟臨江盜賊繁夥號爲難治若賡念欲保全善類當先制伏兇頑稍厲威嚴多用鞭朴復因囹圄拘禁致多累死咎在求治太急嫉惡太深原非以酷濟貪故爲殘忍斯其情有可矜者按律故禁之條蓋爲官吏懷挾私仇將無罪平人故意監禁因而致死今查若賡招開監斃人數如盜賊楊班九等係應該拷訊之人其徒杖罪人彭亮一等亦皆犯在有司本與平人有間以官治民因事用法亦與懷私故禁者不同邂逅致死律應勿論此其罪有可疑者又大理卿曾同亨疏稱四品職官爲獄囚盜賊抵命國家

二百年來所未有同亨名臣卽臣父所治江右人非但執法之平亦出見聞之確又刑部主事黃道瞻疏稱若賡之獄按臣以爲當戍法司以爲當戍陛下獨令從重論死且若賡青年守郡攻鋤太甚至於操持竝無可議是以今雖繫獄民共惜之不避斧鉞赴闕籲訴莫非人心之公又工科給事中唐堯欽疏稱若賡意主於嫉惡守嚴於茹冰江右之民屢爲若賡訟寃何止千人此千餘人者可以聲色驅率而動乎又戶部員外聞道立疏稱刑法不可使有偏重若賡所犯與被逮知州方復乾情同復乾照新例充軍若賡竟坐大辟犯同而罪異乞

廣欽恤以一法紀臣略舉諸疏凡皆謂臣父法不應死也至於臨江合郡小民每年控訴各衙門及各衙門勘審條陳案卷盈几充棟未敢枚舉以瀆聖聰哭思以嚴訊盜賊而謂之酷刑杖斃寃矣原參杖斃多命乃取監故罪囚槩充杖斃抑又寃矣至將現在之人誣充監故之數寃之又寃矣卽以酷論亦律止爲民例止遣戍乃以盜賊爲平民應監爲故禁而比律入死自爲民而遣戍自遣戍而瘴軍自瘴軍而大辟因一時之聖怒傳會加等深幽黑獄忽忽三十七年今已七十九歲每年熱審旣以去天萬里而不獲開五年欽恤又以懼干天威

而不敢釋卽如萬歷四十二年恩詔有情罪矜疑不合律例及七十以上篤老廢疾者許該衙門奏請辨理臣兄弟號訴撫按撫按明知臣父情罪老疾俱合詔條第恐聖怒不測未敢題釋遂令光天化日之下有此偏枯寃橫之夫恭遇皇上誕膺寶歷大慶覃恩矜疑詔書一年再霈但無死法咸得生門若臣父幽囚四紀年及八旬初招未協兩騰廷尉平反之章特旨處分屢勤大小臣工諫諍之疏現今痿痺風廢七年又與篤疾減死例合臣甫脫胞胎見父陷獄自稍有知卽欲以臣餘年及父未死代父伏法而叩闕無策愧彼緹繫幸叨國家培

養忝中南宮將奉大對於廷而忽聞父病危篤重繭星
馳冀一訣父於獄臣父見臣不遑廷試匍匐就省悲喜
交集絕而復甦豈意尚延八十一息之殘人幸際三朝
肆赦之曠典且神祖遺詔廢者起銅者釋註誤者與雪
與復皇恩至渥也憶神祖初銅臣父而風霆無竟日之
怒臣敢涕泣終竟言之臣父爲京官時愚戇得罪權要
別構蜚語聞於神祖致觸雷霆故道瞻諫疏有云若賡
罪犯輕重正宜察諸細民之言以備處分乃不之聽又
從而罪之夫事以虛心聽之則可恕以成心聽之則可
怒臣願陛下祛成心擴虛心以天下法讞天下獄悉歸

之平恕而止當時神祖詰責道瞻致蒙降處給諫救之
亦止奪俸使道瞻等而在神祖遺詔且用之矣況釋一
久銅之纍臣哉伏乞勅下法司察臣父坐辟時撫按原
招刑部原擬竝無死法廷臣奏牘官司案卷皆稱冤枉
今監禁四紀老廢篤疾又合矜疑律例況逢遺詔覃恩
及臣父一刻未死還錄本等原擬罪名或憐垂死槩從
開豁則國法衡平皇恩普浹臣生世世糜軀殞首以
報陛下再生之德必不俞允臣請願代父繫獄使臣父
幸遂首邱臣獲稍申反哺卽與全活之恩等無有量實
不忍見父瘐死獄中臣獨偷生地上垢辱賢書玷汙聖

世得旨令羣臣集議而部院遷延未暇及也公再疏言
臣父罪不至死法司坐以律外之死雖然廷臣有奏牘
官司有案卷朝野士民有公論臣非敢以人子一偏之
說而冀洗臣父數十年來之冤抑但以臣父朝不及夕
臣生不如死之苦縷縷爲聖朝愬之臣父下獄時年未
及四十臣甫週一歲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見
父就獄兩歲之中相繼斷腸而死未幾嫡母張氏年未
五十以憂怖死臣父有子之妾二人一時改嫁子母生
離兩弟以憶母五歲而殤兩姊旣喪嫡母別無親人日
夜號咷成疾未嫁而歿止餘臣兄弟三人俱斷乳未幾

相依鬪土父以刀俎殘喘實兼母師之事父子四人聚
處糞溷之中推燥就濕抱哺煦濡每灑血和鉛含酸授
簡未嘗不以神宗皇帝緩死長繫之恩爲臣言之也無
一日不以臣死忠子死孝之義爲臣嗚咽勉之也滿望
臣等長大能識忠孝二字庶幾幹蠱蓋愆戴盆之下猶
有見天之日臣自一歲而至三十八歲矣桁楊榷櫃之
間沮洳臭穢之地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臣父自強年而艾
而耆而耄而今且盡矣每涉旬月迫季冬天光沉陰命危
朝露或三日不食以待盡或仰天扼吭以求絕昔人所
謂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臣父三十

七年之中兼嘗其惡趣但賒一死而冤苦窮抑實倍於死矣卽真正酷吏受此業報亦足以懲矣臣在童年不忍屢睹之每以頭觸圍牆欲自刎而死臣父強慰之曰汝今雖死無益於父此非汝死時也臣爾時無以自寬亦惟有收淚受書庶幾稍能豎立不至父子并命園扉臣強顏苟活求取功名專爲救父耳今臣忝中萬歷四十七年會試行將奉大對於廷而臣腐心嚙指深念通籍之日卽爲致身之始苟無父何有身臣尚不得自有其身而又何身之可致退旣不得爲人子而進又安可爲人臣又忽聞父抱病危篤遂重繭星馳寧妨廷試之

期不忍不一訣父於獄臣父愴怳困憊中見臣幸擢南宮匍匐就省不半月而達西江哀臣辛楚骨立悲喜參并絕而復蘇且幽拘日久氣血盡衰監房卑濕蒸成鬱毒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瘍滿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廢耳旣無聞目旣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只今死於獄中與死於牖下亦只在旦夕間耳但臣爲人子年已長大身玷衣冠自兒童時不忍見父受苦今何能兩眼看父斷送園中且何能手持父屍獨生出獄門臣爾時必無逃於一死而爾時死究何益生爲行尸死爲冤鬼臣不揣昧死僥

倖願以臣餘年及臣父猶未死代父伏法使臣兩兄得
裹父殘軀昇至祖父母之墓灑血長號一寫終天之痛
而臣父得免於拖屍之惡名臣雖身首異處死有餘榮
含笑入地矣今三朝大需草木向榮內外現監死罪重
囚得以矜疑覆審免死充軍者何止百千臣父雖麗大
辟然不過以必有二字委曲比例而入之非真犯死罪
爲恤審所不及者也撫按原招法司原擬俱止充軍竝
無死罪又不比尋常疑罪尚須覆審者也倘得引矜疑
免罪之詔援老疾釋放之條使向之比例而入者今亦
得比例而出此真聖朝哀老泣罪之宏仁但臣迫切之

至情亦不敢必以此僥恩於聖世惟願以臣之死易父
之死以臣死於父後之死翻作死於父前之死臣庶得
稍舒毛裏泣流之血仰躑獄中舐犢之私使人子有自
致之心明一體無不分之痛不特臣父子生死刻骨啣
恩而我皇上不匱之孝與我皇祖不測之威竝行不悖
新政益光矣臣聞太祖高皇帝時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率蒙寬宥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爲多如黃巖
陳叔宏坐職論死其子圭請代太祖喜欲原之刑部尚
書來濟以爲國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遂論如法
議者惜圭之死不知圭當日之志原不望生他如蘇州

戴用之代父王敬之代兄率俞所請不可殫述既以杜人奸譎因以成人孝弟聖明舉動萬出尋常祖武可繩芳規不遠用敢瀝血具疏伏乞皇上憫哺烏之私情矜投兔之窘迫賜臣一死貸父殘生卽今時方春煦或未遽行刑乞先勅法司收臣於獄及臣父一刻未死放還鄉里及臣一刻猶生見父出獄則臣欣趨地獄真不啻登仙而一介豎儒且得與文武官員移封移贈者同仰罔極之報共沾錫類之仁臣父寃與不寃無敢深辨而臣業已死心灰骨決不敢冀再生以負皇上矣疏上通政司以此案已經發議不必瀆請且其言過峻弗敢上

也初公入京時已草代死之疏先以呈之蒲州韓公謂代死久無此事恐不得俞旨不如詳敘本末辨寃當自邀寬典耳倘不得辨請死未晚公乃改爲籲寃疏上之而遲久未得法司之議乃復上此疏然卒爲匭臣所格公三疏言臣荷蒙皇上好生之恩准將臣父罪案發廷臣集議臣待命數月未有成議臣以臣父八十之年朝不及夕情急願代死以釋父罪匭臣不肯爲臣奏聞原匭臣之意將以待廷臣之議也廷臣果議則臣父或邀寬典亦不必以不祥之言妄叩彤墀今廷臣寂然是將以臣父爲神宗皇帝不赦之辟萬無所容解網之恩雖有

魚尾亭集 卷六 三
皇上集議之命臣終不得盼覆盆之雪此臣所以不得
不以不祥之言請代死也而甌臣終格之臣更何望是
臣之窮途終無告也臣思臣父本身居官本末尚有可
原但臣始而訟寃不敢言父之非酷而但言父所犯酷
吏之罪不辜於死繼而請以身代并不敢言臣父之罪
可以無死而但求代父之死臣之下榻亦已極矣夫人
疴癢疾痛則呼父母呼父母而不得則呼天皇上爲天
下大父其尊則天也寧容坐視臣之狂呼至於生理將
盡而不爲一雪且臣叨國家培養得沐鴻恩登名天府
亦與凡民有間矣凡民有難遂之情皇上尚將體之不

忍使一物不得其所蓋中和位育之功也臣之所處較
凡民似進一等況幸得豫神宗皇帝大行前一年之選
雖草茅下體亦妄思自附於鼎湖弓劍之末又幸得豫
皇上龍飛之慶雖未經釋褐亦妄思自附於向陽草木
之流故敢觸冒萬死以輸其情今不特爲父求生不得
抑且爲已求死不得傷矣聞之古人云死貴得所臣今
總判一死但得所爲難倘蒙代父而死臣雖死猶生將
以權笑而死倘不得請卒以父死俱死臣且死而不瞑
以神宗皇帝及皇上覃恩遍於宇內使臣以強死倘亦
滿朝之所不忍也伏乞皇上取甌臣所收臣前疏垂覽

格外准臣所請臣度日如年以望賜死之命公復恐通政司阻之乃囚服跪午門前泣血求閣部諸臣爲之轉請而江右人在京者徐公良彥姜公曰廣吳公士元徐公天衢王公振奇亦出公揭爲之申請公之同年姚公希孟孔公開運陳公子壯倪公啟祚丁公乾學力言之當道倪公又與李公廷森謀其事於部又有陝人陸宗本者爲之經營而鄒公元標方在刑部乃促令法司議之議入得旨錢敬忠爲父呼冤請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准將錢若賡免死放還鄉里公自京赴江西奉父歸浙公之伏闕也又作誓天文要以

必死卒遂其志乃以壬戌補奉大對謁選得刑部主事丁外艱除服璫禍方熾林居不出公之成進士也出涿鹿馮銓門至是涿鹿方昵於璫呼吸通風雲而公若將挽焉戊辰南京御史沈希韶疏言敬忠泣血長安道上三年而出父於獄精誠上通帝座馮銓炙手可熱敬忠不肯一爲俯首如水不波宜亟加擢用以重學使銓衡之選乃詔起公原官浙江巡按御史郭必昌亦薦公孝不忘親忠甘去國宜加大用而公以生母田氏病甚念嫡兄二人在不得援終養之例乃乞休奉母幾二十年再補原官出爲寧國守罷歸甲申之難公重趼赴南京

福王稱制公於六月朔日上疏曰皇上所親遭之難與三月十九日開闢未有之變纔一念及則躑地跼天行屍走肉不覺魄已離魂生不如死獨念國破君亡雖陵寢震驚鐘簾非故猶賴東南半壁何止一成一旅而皇上淵躍天飛依然有君則自五月四日監國以來乃至五月望日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卻討賊復仇喫緊外更無與爲第二義者賊一日未討則一日未有君一日未有父不可爲臣不可爲子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之事亦未爲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奇變如以爲奇變當必有洗胃刮腸一番

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以來立綱陳紀張官置吏亦既濟濟彬彬且章滿公車言滿朝聽而討賊復仇一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爲皇上一贊決者亦未見有單肩赤脊爲皇上一亟圖者天下無無父之國匹夫有必報之仇不諗諸臣忠愛究竟當爲皇上作何等計典言及此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言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夫復何言以今日世道人心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共戴天一念果可徹地通天反風卻日決不愁萬靈不護呵羣力不輻輳也滕文公欲行

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孟子勗之曰是不可以他求者也世子遂奮然曰是誠在我臣今亦以是爲皇上決發其機皇上乘不共戴天之舟而以是誠在我爲舵策不共戴天之馬而以是誠在我爲鞭不但轟轟烈烈誓不與賊俱生尤當汲汲皇皇惟恐賊或蚤死倘賊惡貫盈自遭天戮如祿山思明逆孽反噬自是天罰有罪或可以快通國萬姓同仇之志而未足以子皇上一念自致之誠則亦未爲光明俊偉之事業也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俟終朝推瞿然失席之情挺身蹶起效素服哭郊之事灑淚誓師懸詔國門布告天下親率敢死

之士一往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內義稱臣子者各各捐貲買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在在鍊兵轉餉而接濟萬事不理單刀直入卽有謂萬乘之孝與匹夫不同孤注之危非萬全良策者彼雖陳議甚高吾思吾父不能顧矣卽今殘破地方姑置弗論其未經兵火者南直十數郡而外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師帥之任十數萬子弟兵數百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只須掀翻格套使餉鬱盡舒寬假便宜令膽智畢吐庶幾真才爲我作使若復一瓢衆與十羊九牧徒相與蒿日而憂無兵無餉真是向飯籬邊愁餓死耳且兵

魚城亭集 卷六
用其氣者也氣一而作再而衰三而竭不獨士民之氣
朝盈暮涸卽皇上一身之氣寧無朝暮乎今聖懷孺慕
猶在慘悽惻愴之餘輿情亦正當鬱勃滿盈之會及其
鋒而用之猶可以逞更爾歲月遷延日忘日去痛癢一
脈者猶將哀憤漸平慘舒隔體者能保肝膽如昨乎伍
員欲報父仇夜行晝伏未嘗須臾忘郢一旦聞平王死
夜坐而泣於室痛仇人之不我待也以爲他日鞭屍抉
眼不如手把仇人而搥其胸之爲快也況兵久變生將
以老而愈猾愈奸師以老而愈驕愈憊文武將相之間
帥伍軍民之內且有互爲拔刺交相魚肉者徒資逆賊

之鵠蚌安望鯨鯢之立殛乎在事諸臣必詆臣腐儒不
諳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爲重必曰輕舉躁動爲殃臣亦
何敢不謂其然獨恨功利之毒自錮錮人聽其言洋洋
至理捫心自揣或亦非其本懷也從來誤人家國貽羞
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臣唯願皇上存敝蹠草芥之
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思伍員夜泣之悲早決枕戈待
旦之計除克雪恥遠跡康宣抑亦懼亂賊扶綱常正人
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不知其所終矣得旨錢敬忠
有何異謀可足兵食以便恢勦著再奏公再疏言臣通
籍廿餘年實歷不及二載未曾司兵司餉但以爲皇上

魚... 卷六
纔發意親征卽世界人心登時一變便是中興氣象皇
上無意親征一任諸臣悠悠布砌恐他日求爲偏安而
卒不可得從來勦業中興罕有不親事戎行坐而遣將
者況我皇上此番是爲君父報仇義當不共戴天又不
比漢光武昭烈不過以一姓圖再興成敗利鈍可付之
天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庶人有必報父仇之志鬼神猶
且祐之況天子肯發不共戴天之心而苟有不萬全之
患則世間真無復有君父二字矣古人有持三日糧示
士卒必死無一還心者尚慮食多何患食少信陵救趙
勅晉鄙兵令軍中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勾踐伐吳有父

母耆老而無兄弟者慰諭遣歸尚慮兵多何愁兵少未
聞限定幾許成數必待取盈而後舉一一皆如王翦破
楚非六十萬人不可者也況今四鎮之兵布散淮甸左
鎮之兵雄據上海少以萬計多以數十萬計者此非吾
兵乎不促之勦賊坐叅此輩令漁獵吾赤子乎昔年饋
運艱難三千鍾而致一石曰餉不足今漕艘萬計挹彼
注茲如左右手亦曰餉不足然則士飽馬騰當待何日
而可乎且孔子有足食足兵之說隨卽有去食去兵之
說今日爲君父報仇正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卽去兵去食猶不可以已而況兵食不憂不足耶皇上

誠赫然發憤立勅當事諸臣料理部署現在兵馬實得若干徵發兵馬可得若干現在糧草可給幾時接濟糧草勒限幾時督令閣臣中任兼將相素嫻軍旅如史可法馬士英王鐸三臣分統五帥大兵鼓行前驅皇上親率禁旅精銳爲中權而擇督撫中之夙有材幹者數人督令直省州郡練兵積粟陸續填補接濟以爲後勁其三臣中或有願効居守者不妨畱一人與文武大寮之才堪彈壓者鎮守南京以當蕭何關中轉餉補軍之任其紳衿豪俠閭里驍雄願率子弟親兵及忠義勇士自備糧草扈蹕西征者登署姓名聽其扼要爭奇以自圖

報効題目旣正神彩一新先聲可以奪人壁壘旌旗變色如秦襄征西爲祖報仇而婦人女子亦知勇於赴敵以今方古固當勝之彼諸弁中縱有素懷跋扈者敢不讐於名義奉我鞭笞苟非乘時決起萬一有揚言爲我報仇滅闖賊而自得其地此時雖有巧者莫措其手究竟將何結局乎臣又不忍言矣得旨報聞公三疏言陳恆弒君孔子沐浴請討當時以兩國論魯爲齊弱久矣就魯一國論征伐自大夫出久矣然使魯公乘仲尼之一告躬帥三子以抗齊則三子必無詞以抗魯君一舉而弱魯化爲雄魯今天下大勢之所在淮徐之四鎮與荆

襄之左閩粵之鄭其爲極重無疑也廟堂諸老非有張
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不過以定策而枋
國耳責大臣以督諸鎮何異命孔子以告三家責諸鎮
以勦元克何異告三家以討陳氏大勢輕重已可驗矣
而幸有反輕爲重之一機全賴于討賊復仇之精誠昔
者楚漢之爭天下之勢重在楚不在漢三老董公遮說
於是義帝之喪一發而天下大勢盡歸重於劉楚漢輕
重之勢卽當日齊魯輕重之勢亦卽今日我與賊輕重
之勢及廷臣與諸鎮輕重之勢也而漢高能蚤握其機
以成帝業此我今日君臣所當共念者也昔者晉欒郤

弒厲公立十四齡之悼公晉國之勢重在欒郤不在悼
公公召羣大夫而誓之曰人之求君以出令也令而不
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於是諸大夫
羣然稽首唯命是聽而晉國大勢盡歸重於公夫悼公
與欒郤輩輕重之勢卽孔子當日哀公與三家輕重之
勢亦卽今日我皇上與諸大臣諸鎮臣輕重之勢也而
悼公能蚤握其機以致中興此又我皇上今日所當獨
念者也然則舍此一著何言宗祏百年卽欲爲皇上圖
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卽欲爲皇上保半壁亦
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機則浸假而移於柄臣又浸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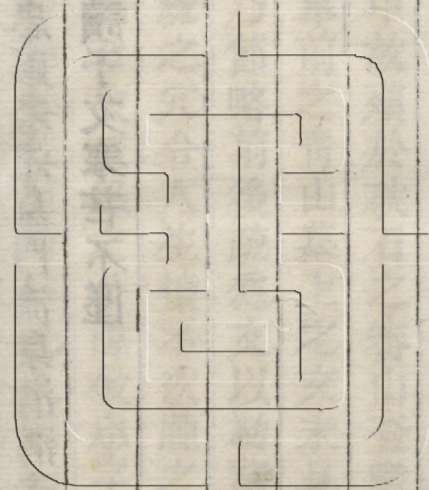
魚... 卷六
而落於雄鎮且浸假而倒授於賊矣今登萊等處未賾
詔書猶爲我大明堅守民心思漢可知而山東道上土
賊多蟠結蟻聚亦只以未識其主競思跳梁若親征之
詔一下在在轉相鼓動忠義者益堅頂戴蟠聚者亦備
驅除天兵所臨如湯沃雪皇上試取兩者對觀則一身
輕重之勢其轉機處昭然可睹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
動憂兵食且鯁鯁乎奇謀異計借此箸籌此皆推托解
免之詞此機一失此勢不回天下事未知稅駕并偏安
且不可得臣從此不敢發口妄言矣匭臣以公累瀆不
上公既連上三疏待命逾月廟堂充耳怏怏失志乃歸

硤石之寓亭自稱崇禎遺臣臥病不出公之連上三疏
也預憂朋黨互爲拔刺四鎮交相魚肉之禍不旋踵而
文武諸臣皆蹈其轍又逆料流賊不能久據京師必有
逐而得之者不旋踵而大兵入關又大聲疾呼以爲一
失此機且移於柄臣及諸鎮不旋踵而晉陽之甲起每
晨夕讀邸抄未嘗不撫膺慟哭自歎其不幸而多言也
次年公病已亟聞大兵已渡江遂勿藥以六月望後一
日卒公生平喜聚書終日丹黃不倦其手批書至數千
卷顧不甚精於吏事簿書旁午非其長也少與李侍郎
樸同居相善已而有隙侍郎晚遭金盆之誣公爲刑部

力白之生平大節爲孝子爲忠臣家國情事俱當於古
人中求之明史不爲公立傳百年以來知之者鮮矣公
初寓居禾中故殯於硤石之審山查職方繼佐嘗爲之
銘及歸葬臯前之青山墓上之文未具三從孫中盛來
乞予言予乃節略前後疏爲文以勒諸墓予讀宋史最
嫌所載奏疏之冗令人生憤不欲踵之而公之諸疏似
又不可沒也乃破戒錄之公諱敬忠字孝直一字玉塵
浙之寧波府鄞縣城東芍藥汴人明初以侍郎管廣西
布政使與之五世孫江西信豐縣知縣崑之曾孫封禮
部主事鳳午孫臨江知府若賡子生於萬歷辛巳年五

月初四日娶楊氏所著有偶存集子光繡昭繡竝能詩
光繡尤有名其銘曰

孝則已申忠則未遂墓門流泉潛潛者淚故國河山同
此破碎試讀予文寒芒不墜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鄞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揚州失守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
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
城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軍王公之死亦然是時
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
望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稱之詩閣部之死於南
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
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
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
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勤工部尚書

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
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
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劾乃以
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
用命待死而已尋督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
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
以爲後圖公曰下官世愛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
生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勤人也
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節
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

正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
閣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
有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脩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猶
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
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確史則
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侑子允
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
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州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余銘公墓予故牽
連附志之其銘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鮎埼亭集卷六終

鮎埼亭集卷第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
謚忠介錢公神道第二碑銘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
閩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
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卽
令之葵知府事以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
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

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煇毛公聚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卽所云六狂生者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姚江姚之故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葵以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輿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爲之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煇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

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謹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縑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欵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公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卽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公時年

未四十故有稚紳之誚會公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鄆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靴中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于是沈公宸荃馮公元颺亦起於慈自鄆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旣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鎮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

懋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鄆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寧守乏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莊公元辰助登陴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旣至再加右僉都御史分汛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赧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呂宗

忠等各斬數十級命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之主兵者為屠翰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逕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

聖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為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略國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

以予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交爭之不能得未幾正兵力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為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以為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閣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公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為請殊

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冊所載
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
又言臣近者下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
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
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頒詔之議又起時
唐王卽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
係宗藩非有親疎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
之事成敗者帝若一稱臣于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
于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
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卽權宜稱皇

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
閩人所能奪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
皆未可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
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鬱鬱
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
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旣惡公而內臣又
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忠義相依不
散至行乞於道卒無叛者於是公連疏乞餉數十上而
餉終不至太僕寺卿陳公潛夫之起兵也以家財養軍
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於餉臣而不得公言潛夫破家

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因爲潛夫請餉并力言軍費之當均王是公言而無若方王何公疏言國有十匹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晚倚強藩權侔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于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衰衣博帶滿目

太平燕笑漏舟之中翹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鴉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溇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票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爲命今士卒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卽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滌汚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凜凜

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人并此而十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遙相呼應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某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聞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大鍼交搆二國之言公致箋於鳴駿以公義動之卽此可以見公之未嘗有私于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孫公督師西出將由龔山渡而揚聲由江口林公時對方監其軍商之于公公復書謂宜防陰平之詭道不當專備江口且孫公軍營似

亦不當在盛嶺瓜瀝龍塘諸地時公懼馬阮之爲患也於是公以無餉與孫公嘉績連名請以兵歸開遠伯吳凱不許尋以諜言王師將自海道來乃移公守瀝海公旣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勅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刼取公首者公於是棄軍拜表卽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

州避人王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洲王加公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忠爲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

得薯則食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常夜涉絕谷足盡裂乃祝髮以免物色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裡歸途還在這邊識者以爲非緇流也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脩脯以自給己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間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瓊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祗熊公汝霖而孫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尚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中舊從也彩推馬公熊公直閣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群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

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揜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于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

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一切封拜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衆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卽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

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嘉都御史林奎皆起兵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爲犄角之勢復爲三窟所告而死公又疏薦故太僕寺卿劉沂春初仕荅中不納歎繼歸閩中不□□廣東糧道吳鍾巒素行之忠義方直乞特勅召用得旨沂春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公貽書以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就道而閩中遺臣無不出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鑑等

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王是之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脩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於是王大媿歎始知公前此江上之議出於平心非貳於閩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明年王次閩安公請立史官紀事尋晉公大學士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八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稱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

與侯鄭遵謙蕩湖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以大相過皆惡彩之專顧彩益橫及害熊鄭二公而逆節大著故公力辭相位既不得請每日繫艤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公每入見卽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爲之潛然彩初與公頗相睦自熊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陷總兵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將軍不聞宋末

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劉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申語以動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於琅江遺言以故員外郎章服入殮訃聞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公生于萬歷丁未正月望日

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尚
寶司丞曰翹恭先公嫂陳氏姪克恭皆死島上殯於
琅琦自公入海其家被籍而夫人之父光遠破家爲公
輸餉參幕府事公既入海光遠自縊而死公卒後第四
弟御史肅圖第五弟檢討肅範挈兆恭依劉公於福寧
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翁洲庚寅六月兆恭亦
卒公遂絕又七年第九弟推官肅典亦以義死於鄞又
一年第七弟職方肅遴亡命徃狂死於崑山父子兄弟
翁婿相繼死國良可慟也而曩所謂六狂生者董公志
寧王公家勤華公夏以戊子謀翻城應翁州不克家勤

夏死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
寨庚寅寨破死之陸公宇燝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
毛公聚奎亦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一字
希聲學者稱爲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芍藥汴人
錢氏於鄞爲右姓七世祖以待郎管廣西布政使與最
有名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賡知臨江府萬歷直
臣以忤江陵幾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
大夫人楊氏繼傅氏臨江在獄中公年九歲寄呈所作
帖括文臨江喜曰颺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登崇禎
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事嘗謂人曰吾不敢得罪天

地自揣歸家之日量口炊米裁身置屋如斯而已州有
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
之將以他人爲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
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
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慙
媿請罪吳中素難治羣不逞之徒結社成聚輔以博棍
鹽梟肆行無忌又多仗庇有力之門以爲護符而黠吏
陰陽其間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屍或以屍誣置之他人
家以陷之公痛治之其風遂息推官周之夔逢迎烏程
發難於太倉折色思以牽連起黨禍以公在事中之夔

終無以難也每鄉令其耆老會同保長公舉善惡注冊
善者以朱榜旌賞之惡者以白榜捕責之常思行義倉
法庚辰歲稔言於大吏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次年
大旱籍此以賑是歲又苦蝗卽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
素病喀血以早徒步禱烈日中黧瘠骨立民環而泣曰
侯病甚矣其姑返公曰無歲將無民又焉用我相對而
哭皆失聲是役也公病以此幾不起公狀貌最文弱見
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口侍郎口口林居
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因百方招致之公卒不
往口口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太倉巨室有子坐罪

知公不可以私干乃求武進吳公鍾巒言之以其爲公
房考也公卒不可竟取其子罪之時公以初至不甚與
薦紳接蓋素知吳中薦紳多以苞苴把持有司也薦紳
以此望公旣而始知公之公其署崑山也方大旱崑民
揭竿劫粟圍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
誅其渠而嚴飭巨室之閉糴者不三日而兩地皆安堵
其署崇明也以兵擊殺海盜魁三人擒二人始知公之
才畧善得士如歸莊宋龍陸世儀盛敬其後皆以名節
樹立於易代之際以考最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艱家
居國難已亟時時從邸報中悲憤時事雖在倚廬而每

飯不忘多見之于詩初公之少也嘗夢日墮其手公以
手扶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心
竊異之私以語其外舅董光遠及在海上相傳唐王在
大帽山一日公夢兄弟四五人大臨盡哀醒而疑之未
幾則北來報王之訃也蓋公之忠義出於性成故神明
與天通而寤寐之間先爲呈告甲申之難聞紫荆關總
兵丁孟榮死闖賊爲之立傳又聞醴陵尉邱繼武死獻
賊貽書湖廣大吏表章之福州之陷聞齊吳起兵賦詩
自慰流涎節烈不啻口出嗚呼公之在江上也厄於方
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王同歸於盡公之

魚尾正集 卷一
在海上也厄於鄭氏公死海上未卒哭而閩土盡失鄭彩亦見摧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妄人之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殞瓊江者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尚寶進晟謀爲葬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蘗山僧隆琦而修埏道焉平糞侯周鶴芝定西侯張名振與諸義士故儀部紀許國等皆襄事故大學士長樂劉公沂春爲之碑都御史華亭徐公孚遠爲之誄諸義

士爲置墓田別有葬錄紀其事其後總督陳經征海道出墓下親往致祭人比之鍾會祭孔明之墓隆琦亦異僧旣葬公棄中土居日本焉公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予編次爲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肅圖始舉子以爲公後曰濬恭惟公乙酉以後之事見於碑誄者皆互有缺略聖祖修明史史臣爲公立傳據諸家之言亦不詳也越九十五載濬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蘗乃乞予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同參伍考稽以爲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眞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終何所成浙
有方王兮聞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
錢江公魂南去兮瓊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導以義旗兮
堂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寒芒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
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誄

附舊寄萬編修九沙札忠介事實之詳宜莫如其弟
退山先生之文然亦有遺且誤者如急援平湖義兵
疏乃江上第一好著時不能行不待次年之夏知其
無能爲矣諸傳皆不載并退山亦失之江上願詔之
爭張熊朱錢分爲二而忠介以此遂爲悍帥口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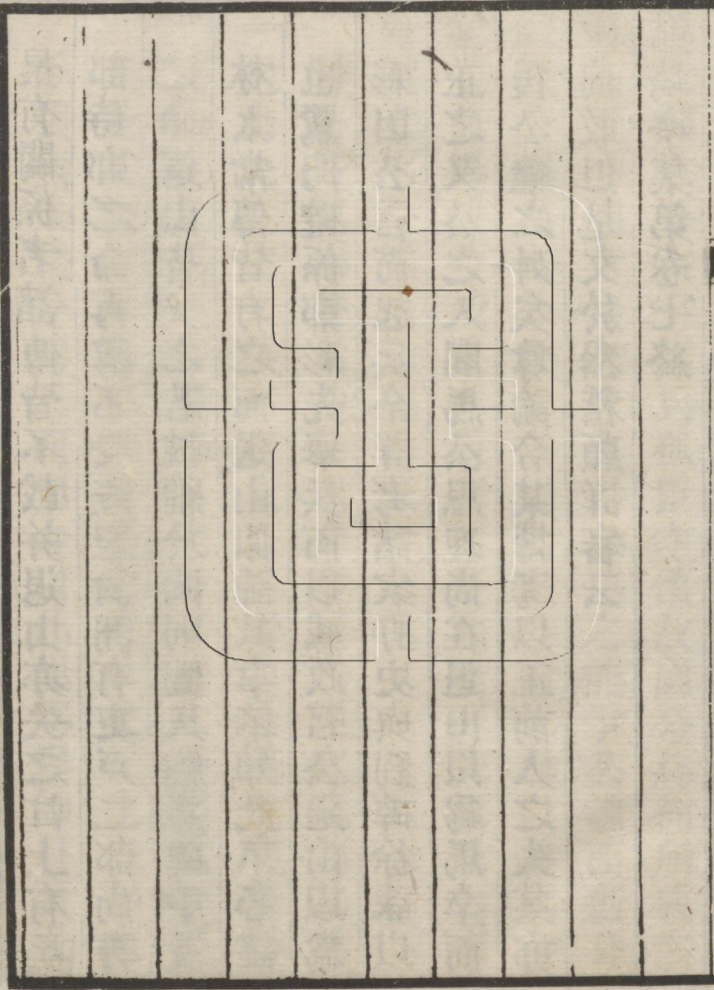
最有關係者諸傳皆不載并退山亦失之江上有兵
部侍郎之命再辭不受既至翁洲有吏戶二部尚書
之命退山皆失之若披緇於閩則劉氏神道碑中及
林太常傳皆有之而退山似諱其事不知此不必諱
也鷺門確係鄭彩先舉兵而以戎政召公退山以爲
彩因公言而起兵今詳考諸家野史與劉碑徐誄以
正之又公之入閣馬公思理尚在退山以爲馬卒而
後公繼之舛矣尊諭令某博考以正前人之失某亦
何敢但是文於叅稽頗詳審云

鮑琦亭集第卷七終

鮑琦亭集

卷七

七



鮎埼亭集第卷八

鄞縣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兵科都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公諱志寧字幼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遠祖之邵居奉化宋建炎中與李侑任戩起義兵以拒金得千餘人三戰於泉口金人不能入而退故明州殘破而奉化獨全事定口不言功其後蔡文懿公幼學言之於朝贈三人官皆修武郎而三家子孫並大其門之邵之孫仁聲仁澤仁霖先後成進士仁聲官至殿學三傳而爲恭禮

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母隱居黃楊畧中公之八世祖
也曾祖鏞祖宰父僕萬歷丁酉舉人之副公由諸生食
餼貢太學少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大兵長驅入浙公
徧謁同里薦紳勸以起兵聞者皆笑以爲狂獨刑部員
外郎錢公是之顧其事莫能集聞六月初八日餘姚兵
起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
敢主者最後錢公力疾至請獨任之而故大僕卿謝三
賓家富耦國新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
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也三賓私遺之書曰諺諺
訛訛思拚頭顱以披猖於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

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卽解矣僕請以千金爲壽
六狂生者陸公宇焯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勤毛公
聚奎而公其首也會之仁中悔致書錢公請自効翌日
帥所部至大會鄞人於演武場三賓不知也揚揚來赴
以爲殺六狂生命在漏刻坐定之仁於袖中出其書朗誦
責之三賓戟手前奪其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
祭燹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一軍股栗監
國次於會稽授公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
會稽以賂結戚睨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且假勸翰義
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棄官歸甫一年江師勦

三賓復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是時浙地盡歸版圖
祇舟山石浦未下大兵亦置之不以爲意而航海之軍
至長垣連陷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 大兵之備浙者
頗抽以備閩殘明遺老始稍稍於浙東山中結寨拒命
而李公長祥王公翊兩軍爲主盟公與華王諸公計以
王公軍下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因連李公軍以下紹興
監國故疆可復也華王諸公皆喜馮公京第聞之請以
舟山之軍來會刻日部署已定復爲三賓所謀知發其
事四出搜捕五君子皆遇害公獨逃之舟山得脫嗚呼
大朝爲天命所眷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於浙東浙東

一道且不支何有於寧波諸公之耿耿未下者雖云故國故
君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終不能不比之厓
山一輩人物況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以益難也監
國旣至舟山遷公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
絡山寨諸軍以爲海上策應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屢
屢不戒而集辛卯舟山失守公自刎死其時以勤人同
殉者楊吏部思任戴工部仲謀也監國始於紹興終於
舟山其後廳泊海中無能爲矣公以倡義首事卒以一
死謝之可謂與魯存亡者也遺骸在海上陸公宇焯捐
金募人致之以禮葬於城北馬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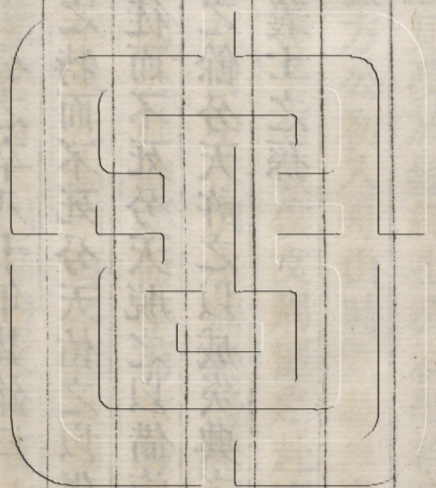
吾別一足奈何啟視果失右趾大驚束蒲補之說者以爲文山之見夢於髮繩也公初娶徐氏繼娶羅氏子二士駿士驥方公初入舟山時

天朝捕其妻子有義僕文周匿之赴官受拷垂死不言得免華公在囚中作泗水鼎樂府紀同難事首褒之其後羅孺人聞公赴仰藥而卒而士駿兄弟育於高公宇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蹈海不返文周悼公祀之絕也遂以縞素蔬茹終身一門節烈之盛實古今所希有云惟先曾王父兄弟於公最厚嘗言公狀貌挺露術者謂公必居風憲不知其爲忠臣相也而王太常水功曰幼安

正命翁洲遂與張太傅吳少保諸元老鴈行是亦何貴如之矣雍正庚戌公之從孫清越乞余表墓乃再拜而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其銘曰

以六狂生之特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借江上之諸軍以五君子之徒而不死兮天脫之以備海上之孤臣卒正命於九死之餘兮天許之以成炎興之完人嗚呼給事是爲建炎義士之孫

魚... 卷八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公姓徐氏諱啟睿字聖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喜為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塹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既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輒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間而使敵寇交誼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於是遂相戒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正又如此既久鬱鬱一日忽埋故佩劍椎酒床裂琴衣削髮師事徑山

結奇亭集 卷八

浮屠雪嶠則又閉靜寡言粥粥如真道者釋名洪節字
近公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
受佛沔甲申之難哭七日夜不絕聲旣而曰江南半壁
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
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鷄
冠衣綠錦衣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
家適元懋忌日公橫刀長揖曰介冑之士不復爲尊先
人作拜顧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逕去督師故與
公同社亟引見於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
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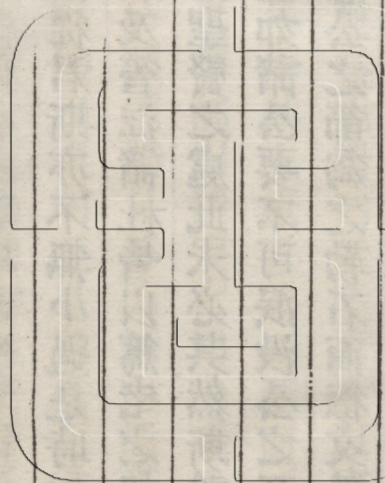
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叅軍時江
上諸營首鼠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
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耀兵則出立矢石間
以先衆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
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泣徑自東岸渡江
直薄西岍大兵以爲游騎不以爲意亦遣裨將禦之則
奮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爲繼且戒曰觀
其帥甚奇必生致之於是 大兵蜂湧而至長圍四合且
戰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 大兵
怒刳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

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蒐以葬之百夫見公之
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
徒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
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鬪而死以愧諸營之賦
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
其入也初公聞遼瀋日蹙兩河內潰嘆息以爲國必亡
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而雪嶠之開堂于徑
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
端伯曰可矣卽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亦或
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爲雙瓣香說

者歎雪嶠之爲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
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
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
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菴筆谿蒼水
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因抗節而有所
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
然而大節如諸公要不可泯沒公之死幾百年同里萬
君承勳感公之節爲之勒石而徵文於予乃爲之銘其
辭曰

包胥之忠夸甫之愚兼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觸鬪多

屬空言踐之自我死不受憐至今江門澄雲如練時有
素車空中飛電



明處士四岑張先生墓幢文

同里張生之祐持其曾叔祖殉難事乞余表墓出臬堂
先生所作壙志爲據予少時聞處士之事而未詳及之
祐之請遲之又十年其曷敢辭處士名槌字子隆號四
岑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甬上之張爲四姓之一其最著
者曰文定公之宗次之曰君子堂則經畧都御史楷之
宗由慈水來者而處士之宗名位稍不逮顧以孝友著
里中稱爲雍睦堂張氏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七歲能
作大書稍長工爲文詞爲人恂恂與物無忤家貧同產
兄槩旣析居處士每互相緩急或米數升或薪一捆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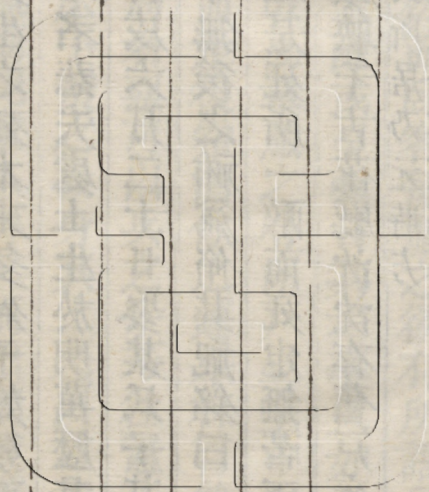
浹旬之中而更僕難計顧喜飲酒雖囊中因甚弗爲止
醉卽陶然而卧客每過之欲有所語見其方醉則坐待
之久而未醒或至彌日其坦率又如此會國難作日咄
咄尋有改易章服之令閉戶坐室中取床頭酒獨酌旣
醺遶床而走復索酒飲之連舉杯百餘自摩其頂而嘆
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竈下得炭滿囊和以
木屑置床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方盛暑俄頃
酒力墳盈而絕家人舁尸而出則遺骸已紺色矣嗚呼
改易章服 興朝之制也違制而自甘於逆天至殺其身
以從之於義則過然其志可原矣就其中或尚有以好

名而死者若處士之死更無豫乎此也殆謝翱所謂獨
行之士者耶吾里中以開口死者趙秀才天生爲最著
然世傳天生之死本末多舛予始攷而正之處士則竟
罕有知之者悲夫處士生於明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殉
於順治丙戌六月二十日娶某氏子某葬於城南祖關
大墓旁今無後之祐爲脩其祀銘曰

大好糟卽是死所 醉而死定無苦下策火攻亦有補

丹心丹顏映千古花廳沈沈存舊戶雍睦高門光世譜

雍睦張氏所居乃元時方
平章花廳至今存其名



明建寧兵備道僉事鄧倪公墳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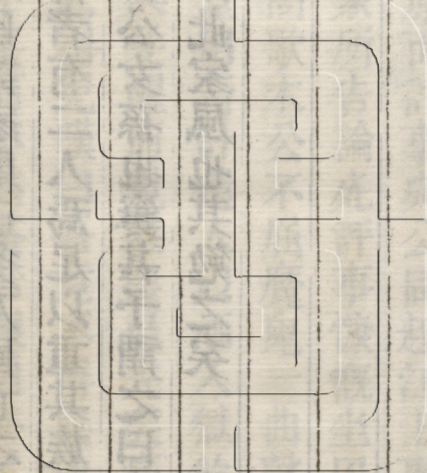
倪氏自宋已居鄞顧不甚達至元末以贊雄于時因爲方國珍所連綴參其軍事入明三百年仍未達及錢忠介公軍起倪氏子弟從之者一爲懋熹字仲晦卽僉事也一爲元楷字端卿卽後官評事者也僉事殉於閩中而評事亦有大節顧百年以來文獻以忌諱脫落卽其後人亦不甚了了僉事之曾孫海以同里董君孫符所作志來乞予表墓予安敢辭方乙酉之夏浙東內附定海總兵王之仁者繳勅印貝勒令其仍故任會鄞人擁忠介舉事降臣謝三賓惡之貽千金于之仁令其以兵

來殺諸首事者忠介亦欲貽書之仁而難其使公請行遂以忠介書往甫至定人洵洵言昨有陳秀才者上箋大將軍誣其降而大將軍殺之聞者股栗俄而三賓之使繼至公神色不動有頃之仁召公曰君此來大有膽公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死國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在大將軍次之則翁洲黃將軍石浦張將軍左提右挈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之仁遽搖手曰好爲之且勿洩于是令其子鳴謙飯公於東閣而別召謝使入見所以待之畧同亦具報書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謝

使出乃遣公歸之仁曰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公出喜曰吾事諧矣或曰何以知之公曰必諧翊日之仁至果脅三賓出兵餉萬金與忠介忠介勞公曰此李抱眞之招王武俊也而君以三寸舌成之功過之矣及畫江守定以公爲職方參瓜里軍唐魯爭頤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募一能者乃以公往果稱旨閩中留之令以僉事分守建寧時鄭芝龍盡取閩中兵餉歸於所屯之東石道標故有兵千人至是一空公捐俸爲餉以募兵大兵攻建寧出鬪力不支二軍盡沒其從者十八人僅脫其一丙戌八月十一日也距生於萬歷

魚城志卷八
八
戊申四月十二日年三十九事定其家以衣冠葬公於某鄉之某原而評事與公同起江上事去歸家不肯薙髮遂被怨家所告論死評事慷慨坐囚中與華公過宜李公昭武高歌本公不屈魔鬼一曲聲撼獄壁時評事尚有母在堂用奇計遣人以酒入獄飲評事至大醉熟睡因盡薙其髮醒而覓其髮已禿矣痛哭欲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嘆曰吾竟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也蓋後公四十年而卒其荼苦艱貞亦足與公配今評事已無後子附書之公志中者以其布衣報國生死雖不同而志則同也僉事一字煜生曾祖景晉連江縣丞祖

正憲貢生父忠相僉事娶陳氏繼室以舒氏子五孫七曾孫八所著有易說嗚呼倪氏於明雖衣冠芳雅而遜于楊張屠陸諸家則已多乃國亡之後其見錄于文山幕府列傳者有二人焉足以重其族望矣海之婦子族姊先侍御公女孫也寡甚子謂之曰忠節之家雖貧足樂幸勿玷此家風也其勉之矣



明翰林院簡討兼兵科給事中箕仲錢公些詞

歐陽公作唐宰相世系表誠以揆輔之家與廟社相關
係故特詳之然而終唐之世累遭大難以暨天復天祐
革命之交宰相子孫殉國者蓋亦寥寥無多宋以文信
國之忠不能得之於其弟有是哉大節之難強也明之
亡也崑山顧文康公家有成正咸建咸受咸正有子天
遴天遴鉛山費文憲公家有曾謀華亭徐文貞公家有
念祖有孚遠江陵張文忠公家有允脩有同敞太倉王
文肅公家有湛有淳秀水朱文恪公家有太定東阿于
文定公家有元煜姚江孫文恭公有嘉績烏程溫氏有

璜嘉善錢氏有種有柵長洲文文肅公家有震亨有秉其餘若高陽之孫江夏之賀合門從死者尚不豫焉長山劉氏有孔和宣城邱氏有之陶又其次也可謂盛矣吾鄉錢忠介公受任於國事既去之後賁志以殉而諸弟相繼死國者三夫非踵諸世族之後爭光接武者與其安可以無述也按家傳簡討諱肅範字錫九一字箕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寧波府學生曾大父鳳午明封禮部主事大父若賡知臨江府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忠介公第五弟也受經於忠介公尤工書忠介起兵官其諸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忠介辭不受江

干失守皆從忠介浮海而南時監國從員缺落誥勅文字忠介多以屬之簡討已而忠介請置史官以紀起居馬閣學思理卽薦入館忠介之卒也因閣部劉中藻與鄭彩爭忠介平之而不得彩反以此爲憾忠介憂憤疾動遂絕藥餌而卒諸子弟成服後或之瑞安或往翁洲卽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忠介命也而簡討獨與仲兄侍御徘徊未去或問之答曰止者報國行者全宗不相背也中藻方守福安遣人來迎時大兵盡定閩地僅餘福安寧德二城指日受師寅明皆勸簡討無往而毅然赴之中藻奏兼兵科未幾侍御亦出城募兵而

長圍四合簡討助城守凡六月累與大兵戰輒勝而援絕道梗大兵乃屯于郊不復附城而專待其糧盡侍御遣人縋城入見簡討復書曰吾兵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為歲南向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矣而卒寂然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嘆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辭投纆兵至被執不屈其僕張貴年僅二十亦從焉嗚呼裹馬革以從兄可謂各遂其志者矣福安之陷也滿城逆散莫能言簡討之死故忠介之墓於黃蘗山劉大學士沂春徐都御史孚

遠作碑誄皆不及簡討事已而有焦甲者言簡討死甚悉蓋曾在圍城中親見者也於是林太常時對高兵部宇泰始為作傳附之忠介傳後簡討生於天啟辛酉三月初三日殉於順治己丑四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妻孺人忻氏先卒無子踰三十七年有游僧至鄞冒稱簡討逕歸錢氏其親屬叩之語不能符詐窮而遁侍御為文以辯其事於是忠介嗣子澹恭既行招覓之禮合塋簡討於忻孺人之兆因乞予文以表墓且曰誠懼因偽僧之故致仲父大節有晦故耳嗚呼簡討之正氣旁魄於雲漢不待李翰之傳而後白許遠之誣也其聊以

備明史世表之參稽則未必無補耳其銘曰
甬江東岸喬木生春鄧林之枝一氣同根惟忠介有弟
惟明有臣故國故家以光清門何來唐子謬種妖髡謂
系表可溷希附哲昆杞宋文獻猶幸有存茫茫閩海逝
矣歸魂

夫歸人世只此空無字
國二十七年亦猶會至
權買
氏時三日
亦益會
致并無
不交
而育
甲答
言論
指其

明故張侍御哀辭

殘明六狂生之一曰張公諱夢錫字雲生故茂材弟子
乙酉之難六狂生謀起兵幾為降臣謝三賓所殺幸免
以布衣入幕府授司務尋晉侍御丙戌走結山寨又五
年庚寅十月竟死之六狂生之起也董華諸公皆司書
檄奔走其間顧文弱非能豫兵革也而侍御于弓矢矛
戟皆習之精故嘗在戰鬪中當是時左右錢忠介公者
莫如張公蒼水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大張君小張君
以別之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
軍則簞谿也曰王家軍則篤菴也曰李家軍則研齋也

其餘草竊團聚不可指屈而蒼水亦軍於平岡與侍御
大皎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時天下已
定海隅窮山非果有恢復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中資
糧屛屢聊相應接雖重爲枌榆之累而一縷之喘不爲
無助庚寅大兵洗山入海蒼水泛海入衛研齋亦去馮王二
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顧其待士素以
恩誓相依不去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鬪夷傷畧相
等但衆寡不敵遂死五百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突圍
而去者三人翌日有負侍御尸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則
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時大兵以團練爲前導故與山

寨卒多有舊因得其尸而不詰也於是諸遺民有識此
三人者事定相與求得其墓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
過弔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
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爲之哀辭嗚呼周之頑民皆商
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鬼伯詈漢易地以觀其
揆一矣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生也亦固其宜
其辭曰

信公越公不能扶宋而況一旅乃思妄動肝腦塗地逆
天堪痛五百人者其死益奇空山投骨重泉相隨國殤
毅魄至今累晷死者可生生者可媿死殉其軍生埋其

寇鼎沸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間起秀才憂之乃謀於其叔兆祐請頒土團之法於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間黨爲之安堵而沿海諸村無不仿而行之者丙戌浙東不守諸遺民章皇山澤間猶思再舉秀才慨然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反顏易節者大半進賢冠人物也草野書生安得軍師國邑之寄爲一洒之于是秀才忽若病癘者獨坐一樓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夕家人駭甚從壁罅竊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菴黃進士臣事君以忠闡義墨之硃之纍纍不絕施公子宗焮者故都督翰子其先

丑亦居管江時造有五君子之難公子豫焉以家財募死士秀才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幾及三千公子邀王評事家勤入管江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京第軍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而金峩山中有賣炭趙翁者或言其精星象諸兵法秀才則親徃致之置軍中奉以爲帥未抵期三日評事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邏者亦踵至秀才梟邏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評事先入海秀才意以城中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部署軍士爲入海計城中兵果不出而定海鎮將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

江評事中途被執山寨頗阨塞據險而鬪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重傷倚墻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公子縱火自焚兆苒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事定管江之血如渠而賣炭趙翁者或見其烟焰中飛去時秀才之父尚在堂有司籍之山中人憐其義匿其親屬不以聞未幾其父卒其妻亦卒其二子憲琦憲堇育於陸高士宇燦家撫之如己子董高士曉山教之讀書范孝子洪震爲之治墓置墓田以贍其祀憲琦甚有志行自以父死國難編素不近酒肉有妻不娶宇燦等以大誼責之始婚未幾

病卒憲堇已早天秀才遂無後兆苒字承芝宗炆字仲茂時稱爲管江三烈士而趙翁辛卯壬辰間猶以其術往來海上後亦死嗚呼予嘗過杜氏之居流覽當年戰場其間居民果伉勇一呼雲集自視無前然此特山澤間習氣亦不特湖東也秀才讀書多矣徒以廟社之感頓忘其力之不足而仗此輩以揮魯陽之戈不亦愚乎抑亦聊以一擲也杜氏之宗在管江者至今猶盛然皆莫知表章秀才者而陸高士子曰經且頻請予志其遺兆予故不辭而銘之其辭曰

由管江而東爲童谷是爲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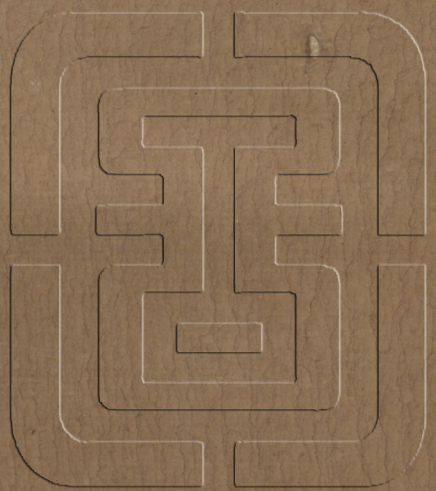
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續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祈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然先生於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爲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已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旣而聞其謀出於先生於是邏者益急續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

軍來有所求於續曾不饜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續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死已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真所謂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並負不世之志而遭逢喪亂相繼以不良死則百六之厄也先生旣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墓於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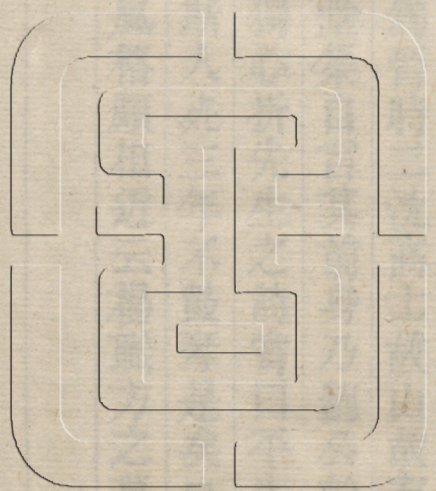
而次年張尚書蒼水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
居於茗上爲晉時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
集曰息賢堂集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口口口
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最
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口口蓋嘗再從先
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鮑廷彞集卷第八終





龍功亭集卷第八



而次在... 有在大... 三忠之... 先生之...
結於... 上... 有... 其...
... 也... 人口... 口...
... 口... 益... 再... 從...
... 在... 孤山...

